可齋雜藁卷十五

宋 李曾伯 撰

代回鄭宣撫辭免新除

曾伯自天借貺無地伏念自早年更州縣久歷邊疆於閫雖險夷備嘗吾事情而未識中朝過聽外府不似委障大無聞而謂典刑之可遣越從沂峽即委廣閫汁猶奚何每屢聰明會計而已尤愧材疎雖國

[stamp]

事之不敢以私然人情之未必皆合簿書甫上毫髮無長敢圖峻擢於郎曹迺俾冒持於餉事恩深渥厚任大力微惟四總均控於北門而一時莫供於東道當詡竈之方增雖晏鞭而莫給匪求通敏曷副選掄況革弊視究弊尤難而任事及論事又畏縱漏巵之當塞恐涸轍之未蘇秉某資望淺而不足以玷班行性質樸而不足以諳邪計深防掣肘無救噬臍欲望朝廷之矜憐俯念兵食之重事特賜敷奏改畀英髦庶無誤於明時獲少

安於愚分其他驅使不敢避辭

代襄閫辭免召命狀

自天渙渥無地跼躬伏念某本以癯儒弗堪煩使護風數處受任以來歷星一終惟力是竭賴廟朝之授算暨將士之叶心田里得以盡稼穡之謀邊徼不知有羽檄之警但以數年赴役千里勞師江淮甫勦於羣兇蜀漢又生於一敵支左吾右雖弗敢辭豈是後跋前知必不逮又況事情以久而多玩智慮以老而浸窮拳拳歸心縷

縷奏疏茲誕頒於奎翰俾入覲於藻旒君恩仁哉臣子
願也其如歷時弗績晚節多虞是皆當事而留事適值
此令或宜黜且召人其謂何用敢僭瀝悃悰祇控造化
欲望鈞慈曲軫由衷毋嫌反汗收回綸綍斥退邱園感
何啻於更生報不忘於九殞

辭免除軍罷監丞兼淮西憲兼督參狀

疏寵自天措躬無地官卑人微本不當輙具控免伏念
某一人庸陋百無技能雖州縣幕府之粗更而襄蜀江

淮之備歷絲毫未效齒髮浸凋比有詔以起家仍佐戎
而入幕倏踰數月不晝一籌擬畢防冬力祈補制敢謂
公朝之渙渥驟令戎監之晉丞既叨淮右讞獄之司且
陪督撫議論之末念東西惟命臣子豈敢有違第上下
沿流時事皆所當急驅馳何擇辭就則難況其憂患之
餘寧有事功之念僥踰蹤處顛踣貽羞乞備申朝廷特
賜敷奏收回成命俾服舊僚它時或有於使令小已敢
辭於赴蹈

閫於茲數月諄諄委寄共畢此冬日前江風正寒不能
少宣一日之力士之從人關係名誼今若辭此就彼急
於得遷則是知有官職不知有師友惟利是擇殆成何
人此所未安者二也凡此二者皆稍知義者所不敢為
某雖疎庸豈敢弗顧切揆朝廷所以進之班序假之憲
節不過欲以西淮兵事委令酬應今者某恭奉使旨以
江幕而陪督議已於十月十三日至無為軍軍前驅馳
殫力所不敢憚正不在於官名輕重之異兼某報親日

漕之華仍贊督師之畫靖循庸陋允謂僥踰第其陟屺之戚既練而未祥在原之感有喪而未舉形影相弔疾病交攻懼不稱於使令將必貽於曠敗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取回成命改畀將髦容某守寧田里以俟服竟它日或有繁難差使不敢辭避

辭免除左曹兼淮西總領狀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以省户諸曹民部為劇邊陲急務兵餉最先必當世之通材副清朝之妙策如某者一

寒寡與多病早衰足跡粗歷於驅馳心計非長於算畫迭叨臺幕洊玷丞郎顧王事之靡盬視禮經而實愧奉身而退補制則宜將踰月以及祥正籲天而俟命敢圖恩綍驟畀賦輿省眷惟西總之源流雖匪平時之講究竊窺大略殊異昔年鈔法壞於私敗已自術窮米綱苦於愆期況以歉告所仰者營運而厥有覆轍所急者糴買而殆如團沙非才處之不敢鮮矣弗及今而控免恐自是以沈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撿

會前申許令引去俾少安於命義容嗣竭於忠忱

再辭免狀

人微位卑誤蒙公朝推擇參以彝典不當再具控辭然切自揆避事之罪小誤事之罪大真命一頒非比承攝其有關軍國大計非止區區一身豈容不剖露肺肝為朝廷告竊見淮西餉所往年號為優裕三數年來根本匱竭凜乎不能以朝夕計某越俎僅半月雖未暇深究源流槩覩目前事力以新揆舊已大不同某敢僭陳其

畧謂如建康大軍一窠全仰鹽鈔歲額以一千二百萬計今歲自正月至於十月鈔務發賣不行虧欠三百八十四萬餘貫浮鹽之私販未已鈔法無流通之時前政蔡範猶蒙朝廷科撥三百萬貫何元壽去年亦蒙科撥二百萬貫皆已貼助久目今歲雖屢陳請未蒙回降一項科名已久三百餘萬此其不可者一也又如馬司一窠有諸州銅錢就截營運雖非餉臣之所當為然前政自去年以來當窘匱中賴有此項以相通融雖未果計

耗糴本錢已并作賞貸之舊籍前政任内其增入共百餘萬緡今歳運糴之費率仰於此尤而效之則未敢舍而不為則一歳便無百餘萬緡此不可為者二也此二者猶是錢劵尚可告朝廷㨗辦要之為總計者當略於錢而詳於米今通所部江上諸屯淮邊諸郡一歳經常生劵大略會約非歳得百五十萬石不可每歳上半年則仰江東西綱運此斷斷不可易今歳前政任内委官吳門運過科撥米共四十七萬餘石則是科撥猶可仰今總所雖有科撥

數隸百萬倉深虞廩司新糴之米未登而諸路取撥之米不一今歲所運全賴督府差借兵船今則未可措擬此則嗣歲科撥之不及今歲一也江東西綱運常催及十分止可及五十餘萬石已為極力猶是去歲豐稔綱運尚可仰今則兩路諸郡多以歉閲類有檢放謂如鄱陽一郡合解米九萬石已減五分總則所已暗減四萬五千石矣以此為率僅可作一半調度此則嗣歲綱運之不及今歲一也前政去時嘗與某論及餉事以為前

可憂若如此至新春必敗事所仰者有和糴以貼助令粗加檢計則朝廷元科雖及六十萬斛截目實撥本錢纔一百一十六萬以糴價計之十未能一此外司存雖亦有那兌增撥之數然米值倍增為數無幾況當吳門開場散本之際適有憲漕司住糴之令此則和糴不可指準又一也以錢言之則如前二者之所陳以米言之則如後三者之可慮其他節目如調兵錢米義士券食截撥未還生券合請又不止一端於斯時也使某以衰

病孤立之人冒昧當之未遑遠慮而目前江上昇池和
采四屯月糧約近八萬石而四處倉無粒粟那貸已窮
去歲淮邊之匱猶在新春而今歲江上之匱乃在舊冬
則邊淮從可知矣某半生險阻鬚髮盡白平時雖戈戟
中所不敢辭今所以不敢祗承者正以度才量力自揣
風采言論不能動悟人聽且歷數近世總餉之人除其
間一二表表外餘號為善理才者皆覆轍相望而況禁
乎用是不避斧誅再瀝血誠朝廷往時以蜀總之人當

除趙希昔吳曾除牛大年吳皆以陳力不能止某敢援此以請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有才望風力之人俾某退就閑散少保疲駑結草銜環誓圖報塞

三辭免狀

竊謂辭則違君父之命受則貽軍國之憂二者皆罪也伏念某至愚不肖平時歷艱蹈危而家而身有不暇恤亦圖竭犬馬之力以為世受國恩報令者朝廷舉兩路之賦而重之以華遣要官美爵它人之所願某豈敢取

再三之瀆實緣西淮總餉敝壞築底辨集不可以徒手
委折盡付之難言比嘗敷述錢糧大畧各狀申控於朝
並未蒙處分望洋四顧莫測津涯乃知前人之去適若
幸然某攝事將及一月憂心煎迫已成病人連月宣限
之興幾為食不下咽官吏瞠目相視疾呼莫聞此但金
陵一屯已不能給淮邊諸戍其何以支於此可以知某
非總賦之才矣竊謂朝廷選拔之意一則以某嘗隨先
父餉蜀或本末之粗曉一則以某嘗為督制僚佐或情

分之易字然在某任承先訓戒以無為此官迨其游從
幙府之間亦未嘗諳歷財賦之職投之優裕猶將玷缺
況急迫如是者乎揆時量力必敗無疑與其受鼎鑊於
他時曷若乞骸骨於今日某頻年憂患一家淪落非有
貪榮慕祿之心天實鑒之自度某衰病有年委頓無日
今乞守本官致仕以終餘齡別選才望之人以當總漕
之寄庶幾某進不為誤國之臣退得為保身之子銜恩
戴德九殞難酬朝廷儻以避事加之竄謫則某亦惟席

藁以俟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淮西總乞撥間狀

某幺微下吏誤蒙公朝拔擢共二總漕將閱半載正圖恪勤盡瘁少見報効不謂福過災生入夏以來合門坎坷而某賤軀自去年感冒解利不盡夏氣衝動熱疾復作今已七日於此汗下未解切慮沉緜不已積壓者多最是餉事窘急之秋非其他職守之比近嘗計約諸邊粮餉久闕細數申明朝省尋當司存所憂前夏一次六

月以後則江西綱解陸續東下接濟諸屯不下五十萬石今歲減放截撥幾已殆盡大失指擬區區積憂成疾亦此之由況今去秋纔兩月餘急急措置猶恐不及而某病勢如此懼難支吾倘苟且以養痾必旦夕之敗事伏望特賜敷奏陶鑄一祠廟差遣俾問醫藥別選材儁興起司存不勝幸甚

淮西總再乞投閒狀

某妄一繆庸共二餉漕被命之始屢申控辭深知事棘

而時艱才謭而任重始親得於前改謂必敗於今春仰
體隆知强竭駑力方其所在空匱不能一朝弗圖苟且
支吾倏亦九月是雖上流之綱運多截仰賴中朝之科
請尚敷目前豐濠廬黄極邊之餉粗已分撥和巢濡須
次邊之餉亦見區處沿江諸屯雖是旋求旋給適有天
幸未至俱乏某正願彈罄涓塵圖報海嶽意謂歳事之
豐稔餉計之庶接稍寛畢此一冬方敢丐去其如事至
於急迫不幸時值於災荒旱暵相仍蝗孽滋熾實意料

之弗及非智巧之可施職思其憂食不下咽大概司存以錢糧為職淮鹽浙米乃命脈也連月不雨罔水行舟米艘之通濟既艱鹽課則遲少難辦方來之事猶重可憂比近郡米價每石官斛已踰四十餘貫不翅往時十倍之直綱解不能以如故糴費若此之倍增自此豈惟本錢無措兼亦未有收糴之地司存歲用米約百五十萬餘石將何所貼助乎此月鈔務上中兩旬所賣鹽鈔纔二千七百袋僅及課額十分之一夏月猶且如此冬

月其又可知自此抑慮鈔法愈敝未知通變之策司存
月撥錢七十四萬將何所仰給乎而況總計之涸轍正
艱邊屯之添竈未已近在一月增及萬人舉是而言則
是司存命脈其殆將絕四體雖具其能久乎譬諸厥疾
尚淺此猶庸醫可為如其膏肓之症既深則非瞑眩之
劑莫起是必倉扁而後可也今日西餉之計實似之某
半生險阻之備嘗連歲憂病之交集然不敢以此飾詞
規求自便況當秋聲漸動亦非臣子避事之時實緣情

迫勢急關係者重與其拱手以待敗豈若陳力之不能縱或上獲譴呵罪止其身不至誤國用瀝肝膽上冒鼎鈇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坐某以罷軟不勝任之罪免所居官投之閑散庶幾別選時才以任經理之責其於餉計猶有振起之望某區區所請雖出於私實公家計也

淮西總辭免除右司狀

聞命渙頒撫躬震懼竊以省闥彌綸之寄宜得世務通練之人如某者見謂凡材僅堪麤役雖洊乘於使傳曾

無補於公家供億列屯猥承人乏扶持滿歲不自意全軀鼠已足於飲河蝨豈勝於負嶽叨恩入奏揆已逾涯方一節未敢以走趨忽再命益增於傴僂升之宰屬寘彼班行顧惟塵埃之蹤豈習臺閣之典俾預聞於政本將曷贊於廟謨人緣驅馳頻年坎坷多病陳力不能者止投閑乃分之宜倘弗自量必誤東拔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俯從詞請以穆師言如溝壑之未填容涓涘之祠報

辭免除兵侍淮東制帥知揚州狀

某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班通内列亞武部以陛華地控東陲建制垣而分牧允為重寄其可冒承伏念某朴魯無文懦庸不武雖邊頭之奔走嘗歷險艱如券外之功名敢萌希望了無他技恃有此心比省寺之叨升乃廟朝之補報條膺天寵俾護風寒豈無當路之英髦足繼重臣之規畫眇焉一介負此千鈞在公朝求免違衆用人之疑在微臣有不度德量力之誚實關國體懼

致人言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毋拘反汗之嫌攺畀真材庶免噬臍之悔

再辭免狀

某竊惟量能授任者君人之至公陳力就列者臣子之大分上或出於輕畀下或至於冒承不謹厥初必蹈胥失眷東淮之巨鎮自連歲之多虞藩籬雖嚴瑕隙猶有所恃制臣之威望卒消強敵之凴陵茍無他長夫豈易繼如某之疎陋雖嘗備於驅馳僅為人役而豈能役人

未為衆服而奚可服衆匪懷蓄縮實慮顛隮妄倡具於控辭乃未蒙於從欲鴻恩雖厚蟁負曷勝恐勤旰食之憂不待秋風之警輒忘再瀆用瀝一忱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回誤寵圖任當材庶愚分之獲安亦師言之允穆

三辭免狀

某猥以庸材誤蒙推擇授之閫寄力綿任重如髮引鈞免牘游騰俞音竟閟在某官畀人微詎應累瀆受恩至

厚無說可辭但某至愚極陋自知甚白才力已懼於弗
稱分量其可以過盈今者驟由冗散之中躋之論思之
列此公朝曲示優寵之意在他人豈無歆羨之心然而
國家名器所以厲世磨鈍者在是自非勳勞顯著雖尺
寸之賞上不可以濫予下不可以倖得況天子之從臣
乎某素無奇稱有何殊績足未履於淮上身已厠於甘
泉叨竊貪榮孰甚於此偃然而受人言謂何名稱雖隆
誰其心服某今不敢重違君父之命其淮東安撫制置

使兼知揚州職事容某涓日祗受所有權兵部侍郎恩
命則某不敢祗拜欲望朝廷敷奏曲徇愚懇請免綴邇班
庶幾少合辭受之義某某誓當勉竭駑鈍以報洪造

辭免兼淮西制帥狀

某聳聞渙渥倍切震驚伏念某智不足以達事機材不
足以孚時望誤蒙推擇往任藩宣既傴僂而莫辭爰黽
勉以于役如望洋若未知津涯政茲中道之趑趄併以
西埂而承攝鼎來再命益駭羣情分疆雖止於三州建

閫仍闕於一路方豺狼之當道有賴折衝以蟁蝱而負山詎宜加重況兩大臣之舊鎮豈一小史之可兼雖脈絡貫於相聯恐聲勢遠而難應倘令冒領必速顛隮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擇英髦而改畀俾緜薄之克勝庶專意於東陲免上貽於北顧

再辭免狀

某位卑人微不當再有控請實緣某最孱凡陋非有兼人之長冒當東閫已懼弗勝況彼西陲尤為重寄今復

俾暫承乏則是全淮邊面盡以畀付委是才力事力俱有難支蓋兩淮分封而守已非一日各專其責汔賴無虞端平甲午朝廷嘗亦以節制西淮屬之東閫卒以力辭良由地里稍遥未易應接前帥威望猶且難之況某之才力不逮遠甚乎又若廬濠安豐三郡年來屢經兵燹郡計虛枵全仰制司應副以助邊費近以沿江兼領則藉有餘而補不足猶可通融今東淮一路自是一路用度猶慮無以自給安得復有事力可資他路乎此某

所以聞命戰兢益重蓄縮凜然而不敢受者也責任所
關難以避再三之瀆欲望朝廷恩賜敷奏收回兼權淮
西制置使恩命容某且領東淮一路黽勉措置罄竭駑
力圖報鴻私

淮東制閫自劾狀

某仰惟朝廷分閫命帥所以衛中國所以庇生民儻或
一隅不能以自全一民不能以自保即閫臣之失職某
本以愚陋不習於兵誤蒙隆委必知犯負乘慢藏之戒

領事甫及五月農功未畢即報敵警適當劫寇大異常
年仰憑宗社之有靈俯賴將士之協力勉支多事謹備
列城第惟申令淺而未孚威望懦而不振其間生聚弗
盡徙移遂納侮於裔夷致貽憂於君父以至盤泊累月
侵軼四郊肆掠湖濱深入海角長淮千里蕩析離居民
受殘戮肝腦塗地靖言其罪豈在他人雖中敵手實某
悞之向使分閫之臣能如齊之檀子守南城楚人不敢
為寇肦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則豈至是哉況

無地伏念某一寒孫立百拙無能未嘗自詭於知兵初不辭難而避事朝家過聽藩閫誤分但知循前人規畫之已行曾不料强敵姦謀之寖異重貽民患甚損國威令雖聖恩未忍加誅朝論從而見貸凛然大戾隱若中心載惟四郊梗塞之時備勞諸閫應援之力不了官事致累他人顧如僥倖之已多其可因仍而弗去而況敵情叵伺繼是益深邊備闕疎因茲且見城池欲葺器械欲備將士當練粮糗當儲合諸壘而圖維止半年之須

暇宜得英髦而汔濟決非綿薄之克勝不亟更張必貽顛覆此實關於國事非特為於身謀陳力不能知難而止用再伸於懇切祈曲賜於保全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既寘其鈇鉞之譴乞畀以香火之官別選帥才速為邊計俾某不至他時敗事貽羞公朝實拜天地父母生成之恩

乞免兼淮西制帥狀

某一介幺微不當再有陳請但邊鄙重寄在朝廷當量

材而授任在臣子當量力而効勞如某之不才無一善之可取叨恩分閫衆謂非宜乃者敵寇闖伺諸邊兵倍於常年早入者逾月凡所在以俱警豈無罅之可窺覦方萃其力以盡東安敢覬此時之已北苟全封守盡出廟謨然竊思敵患之浸深將以求邊防之未備痛懲前失力勉後圖非得文武之全才大作規模而申畫則恐地壤延袤日力迅馳一物不牢同舟俱敗後之追咎將甚於前方今要圖莫先易帥朝廷倘一番經歷再俾勉

留懼邱山之弗勝勤宵旰者未艾此區區所以祈哀造化乞投閑散者也天高聽藐竟閱俞音自揆蟣蝨之臣敢辭犬馬之力第以舊來全淮邊面素分兩開東陲一路近比數年則又制憲兩司實分其責維揚閫寄不過近應真泰高郵而已猶且歲時滋久民户尚疎某非有兼人之長乃當三者之責今年之事天幸為多使其分寇於東西焉能交應於首尾委無心力可以支吾猶不揆而居之將立待其敗矣是用再瀝血誠上干化治伏

望念閫權之至重寮綿力之所難更賜敷奏如公朝未
與祠廟差遣且將乞某免兼權淮西制置使職事止令
專意淮東邊面勉殫駑力上答鴻恩

再乞免兼狀

某近自十一月敵退之後痛懲已事深咎非才嘗申投
劾之章繼上請祠之疏聖恩寛大猶俾勉留近又具申
中朝且與免兼西事恭準省劄復閱俞音䖍瑣微臣忝
繁戚聽某自知萬有餘罪詎可再瀆但今淮東之事退

採綿力已懼弗勝而況遥制三州兼任兩路識與不識知其不可今敢先言淮東之所難而後淮西之不容兼者蓋自敵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自蜀而襄襄而淮首尾數年耗蕩萬里藩籬既失浸及户門户門既警期逼堂奥理所必至事非難知比年敵在西陲未致深入東境中外之論便謂晏然其實淮東自失滁陽破六合棄天長由濠豐而入揚境無復有一限隔邊馬突如其前三日事耳去年敵已入泰興至海陵通州之事今歲固

必致也老繆愚執不復忍言然當敵大勢萃近郊兵倍常時寇早踰月盤旋諸城間決浸治其十旬於此猶是天幸不自意全向使彼為攻瑕之謀或乘我所未備之地一有差跌衆其謂何令此頼將士之叶心獲保封疆之如昨倘為國計易帥急先若曰月謀罪去亦幸既蒙上命俾勉後圖只得推此血誠竭其死力謹不敢辭但諸城葺理雖已積年武備綢繆大抵多略維揚本根重地外强中乾家習作鹹之利而蕃漢雜處難養易敗所

恃不過濠河風雨一經沙淤一淺堡城地利我乃失之補葺爬梳向多罅漏只如海陵一壘昔所棄而今欲守朝廷議益舊城之險州郡申復古城之規人謀不一日力無多倘不亟圖將懼胥失歲戍泰僅調千五百人今歲司存益兵所調四倍而朝廷增戍遣援撥之兵力有限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兵法之所戒也又如高郵儀真淮安等郡前後更歷幾守措置幾年近蒙朝廷委官相視以圖冊條上則俱有瑕處濠類可泄泗上之城壁

僅如一堡淮招兩郡俱未有排桬串樓之木至於甋甲
則所在闕然淮安號為大藩曰弓曰甲俱未滿二百舉
此可以知其凡矣最是向來藉鹽利以立司存歲入動
以千萬計今則不敢覓遷矣向來積糧餉以實邊儲只
維揚自以百萬石計今則所在罄竭矣財計入少則出
者必嗇人心無所慕人罄必不歸糧食之所儲者寡則
所支必不繼萬一寇在境軍乏之供則將誰執凡此數
端皆是急務今欲以半年之力畢此諸城之圖果此當

才猶恐遺慮某方强顔而留此未必能努力而辨之又況敵人已竭澤中之利安知不啓沙上之窺一波或驚寧免震動事關江面某等封疆此淮東之所以難也乃若西淮三郡合肥固是大府守帥固是得人相去維揚踰五百里郵傳一更信音弗通雖首尾之勢相聯而臂指之使難應兵難踰度慮失事機至於豐濠兩州每歲輒先被寇全城却敵雖屢奏功國之金湯固在於此然而取糧於江湖千里之遠軸轤接運耗散半之郡當戎

馬數年之餘一門之外無畀敵境兵籍日以減削民數日以凋殘厥今户口不過數百其所由來漸矣譬之巨木然枝葉之蓊鬱如故而根本揺動脈理耗竭適遇大風飄忽震蕩則不可久矣事勢如此某豈敢嘿而不言朝廷為宗社計急擇文武威望之臣俾專閫畫極救扶持轉危為安無或可恃某何者共二其間不自今而改為將事亟而無及而況敵兵窺人城壁先以哨騎繞其諸門如維揚近年每寇至所部俱道便近而負秦招楚

尚且運掉有所不及況能應接西邊三郡乎此淮西之所不容兼也前人材力如許且嘗慮之某望輕實淺智闇謀踈越俎偷安貪要速敗徒累拔擢上費保全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某淮西制置使職事免令兼權庶俾專意東略圖報上恩倘未從欲某願致爲臣而去付之能者他時未填溝壑別報涓埃

可齋雜藁卷十五

可齋雜藁卷十六　　宋　李曾伯　撰

奏申

辭免除待制并賜金帶奏

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次對華階所以待正從萬釘鞶帶所以錫有功臣分闕無庸揆分當去公議未能見貸上恩詎可横加況方丐免西陲俞音終閟圖維東畧時事益艱得罪戾之茍逃豈寵榮之敢望例叨顯擢

適重隱憂欲望聖慈收回成渙俾安職守免費保全

再辭免奏

臣自惴微官豈敢游請竊謂有功而賞可以予而予則公宜黜而遷不當受而受則濫如臣無狀其有何勞守邊尚威而臣失之過柔用兵貴謀而臣失之太朴僥踰度歲滿望投閑公朝未忍於誅夷綿力莫知於報效責冀寛於共二瀆已至於再三未拜俞音倏頒成命美官好爵豈非願欲私憂過計何以克勝儻後圖弗慮惟福

是徼是前請具文見利則止稍踰分量愈速譴呵欲望
聖慈曲憐忱悃收回渙渥以穆師言

三辭免奏

臣么微邊吏祇被宸恩自顧一介之愚豈宜三瀆之僭惟是中心之激切嘗於前牘以籲陳淵聽未回跼蹐滋甚竊念朝廷之除擢實酬藩閫之勤勞必封守之不虞庶恩榮之斯稱如臣所部為敵肆侵冬防甫及於解嚴春哨又聞於犯境畧無邊最其可倒遷此臣之所不敢

受者一也去歲背秋涉冬十旬捍禦東西調遣晝夜應接非一手一足之力將士入敵勦殺披冐鋒鏑僚屬登陴備禦蒙犯霜露賴協心而畢力僅卻敵以全城寇退而後孰不盻盻然有尺寸之望曾未有以少慰其心而臣紆紫横金傴然叨寵已則榮矣人其謂何此臣之所不敢受者二也又况臣於歲杪嘗有奏陳如東陲已慮於弗勝若西閫决難於兼領分疆而守其尚庶幾連月于兹俟命來報此乃安危之重寄非徒避就之具文

邊諜所傳敵情日異敵人不歸於朔漠戰艦大治於汴河此其益畜於姦謀豈可姑待以常歲夫苟不虞負乘尚可代庖哨鞭一臨郵路俱梗近而眞泰支郡脉絡且斷續況西邊三城遼絕之若是乎臣方懼禍不免其敢徼福此臣之所不敢受者三也君父嚴命不當累辭臣子私情又不敢不畢罄伏望睿慈收回成渙俾臣免兼西事少寬重負今臣姑守舊職勉竭後圖他時賜以全歸華之美職實拜隆天厚地之賜

四辭免奏

臣幺微疆吏意竭詞窮豈敢喋喋上瀆天聽第念公朝之黜陟貴當愚臣之受辭敢輕方今事勢築底憂在目睫邊患日深敵謀日巧冬戍甫撤春哨突來封疆蕩搖農事盡廢重以餉運不續楮價愈低軍貧徹骨人無固志非有亭屯飭蠱之才不足以扶植而康濟之臣何等繆人忝是重寄雖竭駑鈍莫稱使令憑國威靈僥倖滿歲自知糜軀碎骨終無所補報効請祠且丐免兼西事

所覬引身而退朝廷别擇良帥以固藩籬求去得遷大
出望外不惟東鄙不得以辭而西陲亦不容避閒命傴
僂已至再三愚情雖罄涣汗莫反臣世受國恩有責無
二謹不敢再有推避但當此扶顛持危之時是豈貪榮
冒寵之日退循愚分難免人言或者亮其無固位之心
尚可强之任守邊之責儻或哆然自侈居之不疑敵猶
擾邊臣迺拜命何以勸於士衆何以稱於恩私譬如沉
痾之人證候日惡寢食俱廢畧無砭劑之術徒事衣冠

之華倉扁旁觀將望而走此臣之所以終於不敢受也欲望聖慈恕其煩瀆之罪令臣守舊官職留戍一載儻藉宗社之福獲免疎虞願乞此身投老邱壑得無敗事歸有餘榮

五辭免奏

臣分閫謬膺横承天寵循牆控請累瀆聖聰方惕息以俟誅未矜憐而從欲退揆一介豈應屢違實緣辭受之間允繫觀瞻之屬一毫稍過百謫攸與況諸邊備禦正

急於綢繆而列戍勤勞未均於勞來獨沾優渥豈不厚
顏比疊控於由衷蓋必期於得請俞音尚閟愚分敢安
方茲鑒前失以勉後圖其可慕虛名而忘實患儻令叨
忝深懼滿盈欲望睿慈亟收渙命俾安舊職庶穆輿言

淮閫乞祠奏

臣蕞爾庸陋絕無技能誤蒙中宸特達之知俾膺兩道
藩輸之寄眇然隻力恃此一心凡而加葺於邊防大抵
仰承於聖算乃若將士奏擣虛之捷疆陲策固圉之勲

是皆宗社之有靈夫豈書生之能事近過叨於睿獎方顧竭於愚衷未遑報圖何敢辭避惟是臣每懷朝廷委任之重須得文武牧御之才所關大計之安危非止近功之利鈍未可以敵謀之暫沮遂以為閫寄之克勝而況諜傳醜類骨肉相殘士謂中原日月可冀將為不可勝以勝敵先自治以治人非有深遠之圖未知經營之畧而臣艱難涉歷衰病駸尋冒昧一來旁觀凜若僥踰兩載始望過之令兵事僅息於目前而利權舉歸於公

上曠瘝未極伎倆已窮自知可暫難久之規模曷應未

艾方來之機會不思引退必累顧憂欲望聖慈矜憐忱

悃釋其兵柄寵以祠官庶孤蹤仰賴於保全而方面不

辜於畀付未先溝壑尚效涓埃

再乞祠奏

臣一介邊吏銜荷宸恩義當鞠躬奉職其敢再瀆載念

臣本無才畧誤任𨂍方始不量力而來特是艱難之末

識今再歷年之後乃知負荷之弗勝葢駑蹇不足以制

遠方威望不足以震諸將區區小廉曲謹動遵繩墨可為持身之尺度不可以為方面之規模今年之事亦云幸矣此去改歲而後邊頭局面時異日殊雖有智者未易逆覩當彼蚌鷸相持之際乃吾徹桑未雨之時南北之大勢繫焉中外之旁觀在是其為責任益重昔時而臣素以孤蹤旁無左右之助徒守方寸之實曷應事變之縈黔驢之技士知其已窮蝸殼之涎人謂其且竭非有轉移於觀聽其誰趨赴於事功此臣前所謂可暫而

難久者也及此許其奉身而退藩垣宿望豈患無人儻
尚令其强顏則必至於敗事必貽旰慮無益噬臍用是
游瀝悃忱上干淵聽匪為身計茲迺國謀欲望睿慈曲
垂軫恤俾投閒於香火別圖任於封疆臣實拜隆天厚
地終始生全之賜

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奏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以東土幹方奚堪因任西清進
律宜待有功臣共二非材已試罔效賴廟謨之密授獲

疆事之暫寧僥踰兩期覬望一去事機未艾智慮已窮以身徇國雖不敢辭量力度時自知弗逮再陳祠䟽正俟俞音忽求去而得遷曾何功而受賞是無退志幾類飾詞若為服膺校之心何以新蕃漢之聽儻貪榮寵必速顛隮欲望聖慈爰命有司檢照前請收回雨露之渥改畀香火之緣實戴鴻恩嗣殫駑力

再辭免奏

臣比以地重力輕疊申祠請天高聽邈反畀恩除飭函

牘以固辭拜綸言而未允輒忘愚分洊瀆睿聰伏念臣本不知兵僅嘗為吏兩年邊計不自意全大造海涵未以罪去將濟此堂堂之事會每局於小小之規模儻不明進退之機終恐隨頹靡之域而況截浦之勤勞奚有登瀛之夢想所無靜揣何能迥膺殊渥若謂伐謀之舉悉奉廟謨如云扤亢之功實繫將士苟寵榮之弗避將物論之難逃伏望公朝洞鑒微衷檢會前請俾遂祝釐之願毋拘反汗之嫌聖時儻未棄捐他日嗣圖奔走

三辭免仍免兼淮西制置奏

臣祇佩鴻恩曲加拊勞誓殫駑力豈敢累辭敬憑宗社之靈勉任封疆之責恪勤夙夜期效涓埃惟是學士通班儒臣華選必有功而後授顧何德以可將又如西閫之一邊終與東陲而相遠精神有所弗逮臂指之運亦艱所以榮懼交并進退罔據用牋天而籲請爰蹐地以祈恩伏望聖慈俯憐忱悃收回寶章閣直學士恩命免兼淮西制置使職事令臣且仍次對專任一司俟越秋冬

許歸田里得幸逃於顛躓實終賴於生成

四辭免奏

臣昨被恩除屢騰免牘俞音尚閟倍切兢惶載惟西清地峻學士班穹此搢紳之士所望而不可得者臣以何能躐叨殊渥矧敢守不移之愚效如為之遜實由共二之非材是用再三而有請廼睠全淮壤地數千里遮護風寒酬接事會非一智力一手足之所能辦向者葵主東之傑主西玠則任淮面之責并力應援猶懼弗及今

乃合是三者付之庸人竭精神以應則精神為易窮殫事力以助則事力為有限支吾兩載僥倖已多此臣所以夙夜凜凜寢食俱廢一身顛危何足深計而長顧却慮則實有重於身者欲望聖慈儀圖時望分閫西埏使臣專任於東偏或能全壁然後祗承於新命庶免鑠金懇懇由衷拳拳陳力

五辭免奏

臣迂踈邊吏祗服宸恩方當祭懼之中未安辭受之誼

適值敵冦侵薄壽城連月于茲三軍在戍愚衷未敢游
布君命於是久淹茲藉威靈幸全封守退念長淮之重
寄實非小已之能勝疇昔數年元分兩閫自叨承而共
二已控避之再三非敢辭難正恐誤事近者一番之調
度觀夫對壘之應酬自廬以往析聲相聞循淮而下鞭
長不及每有聞於軍旅幾反後于廟堂而况司存事力
不能什一于往時微臣材畧寧及二三之宿望當南北
必爭之末已豈東西遥制之可為不乘此以改圖是置

之於必敗用妄累瀆淬瀝寸忱欲望睿慈軫念區區所陳非出具文實關大計命有司檢照兩次申請收回新渥免兼西閫臣敢不殫竭駑力圖報鴻私

辭免權兵部尚書奏

自天錫命無地措躬竊以宸扆親除恩隆一札戎曹晉長班重六卿所以旌臣子之有功昭朝家之異數臣本無遠畧繆領中權比壽城浚築之方新而醜類攻圍之孔棘指授仰憑於睿算膚公遂奏于王師因人成事幸

逭曠瘝貪天為功敢叨寵擢顧郤敵類爪牙之力獨何
能居喉舌之官三軍未及徧霑一賞豈容不當而况甫
拜凝嚴之職洊當優渥之恩冐昧祗承顛隮愈速用循
牆而有請祈反汗以無嫌伏望睿慈收回成命俾臣苟
安愚分免玷師言誓竭犬馬之忠圖報鴻龐之造

再辭免奏

臣竊謂壽春告捷盡出廟謨司夏晉班尤高橐從顧何
奇績被此殊恩載惟重圍未解之時羣議交疑之際勝

負兵家之難必安危國勢之所關岌若綴旒詎希全璧
玆幸逃於司敗復何敢於貪功臣近嘗籲請再三免令
共二所冀少輕於山負未能上格於淵聰今乃一叨寵
榮盡忘辭避秋防不遠旰食載興恐慶賜之未幾將譴
尤之不免況獲免飼鼠所以待奔走之事而取魚兼熊
其可無屬饜之心薦控由衷必期得請伏望睿慈收回
成渥俾臣且仍舊職勉竭報圖庶於異時獲寬曠責實
拜隆天垕地之賜

三辭免奏

臣一介邊臣疊承天寵所宜亟拜詎敢屢辭實緣責任之重在臣方慮於後圖恩數之隆非臣所可以上稱眷是凝旒之親擢俾之曳履以升班茲實峻乎朝廷之羽儀其可假諸疆埸之奔走而況賞功懋典宜加捍敵之人果執銳以被堅嘗捐軀而犯難有勞若是無愧受之臣僅碌碌以因人無赫赫之可紀幸而逭責何敢言功茲晉列於六卿乃獨先於諸將冐焉祇被見謂僥踰匪惟

中朝觀聽之末孚柳亦平生夢寐之不及鼷鼠飲河儻
令邊滿蝨蟲負嶽立致弗勝用載瀝於由衷以終祈於
從欲伏望聖慈俯憐直實之悃非出矯偽之辭亟命有
司收回成渥俾臣安心職業畢力邊防苟免累于明時其
寵榮之未晚
四辭免奏
臣累瀆淵聰分宜誅譴自天申命曲示寵榮恩重如山
感深至泣臣本不敢游有陳控實緣臣之才力至懦而

不武臣之分量至小而易盈三年守邊百短呈露每惟責任弗勝者是懼豈敢以官職躐進而為心迺者壽城圍困事勢岌岌危如綴旒臣於是時恨不捐身徇國不與此敵俱生嘗露章陵天為民請命有曰願削微臣之祿筭以保孤城之危亡一念對越耿耿不昧今者全城卻敵雖賴廟謨之折衝將士之用命抑皆皇天保祐宗社無疆之休臣果何勞績玷此異數儻或偃然受之則前日之言是欺天矣而況援壽之役當流金爍石之時

勞師動衆介冑生蟣虱冒萬死出一生僅克有濟臣乃貪之以為己力人謂斯何目前秋聲已高夏端方大茍辭受之弗稱恐俯仰之有慙事會之來幸不可再此臣之所以不避鈇鉞縷縷其續也欲望聖慈收回成命俟冬防竣事予之祠廪俾釋兵柄實佩始終保全之恩結草銜環誓圖報稱

五辭免奏

臣妄一庸繆疊被寵榮再四控辭宜嬰誅譴淵聰雖加

於涵宥恩綸未賜於收回爰念悃忱屢形奏疏盖是幺
微之跡初無顯赫之功始圖克保於危城何敢過希於
好爵非特皇天后土實聞斯語亦欲三軍百將共知此
心儻遂祗承是為欺偽用越循牆之禮終祈反汗之音
伏望聖慈俯鑒愚懇免躋班於武部俾安分於邊藩誓
竭孤忠仰酬大德

兩淮制使乞祠奏

臣本以書生不習兵事猥蒙拔擢俾玷蕃宣自受任以

來惟誤國是懼所以淳祐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十二月
初一日嘗連具祠請至淳祐三年十二月初三日當月
十六日又嘗連具祠請申間乞免兼西閫則自淳祐二
年七月十三日至淳祐四年五月十九日或因除授或
自控陳凡八具奏申實緣臣自揣庸繆莫副驅馳俱出
本心非是避事天高聽邈竟閟俞音黽勉於茲又復踰
歲昨者春寇披猖於豐壽秋哨盤泊於淮湖小失應酬
大關利害曠瘝茍免僥倖已多近自入冬寇退即擬再

伸引辭之請適新大政恭奉宸奎勉竭其愚未敢遽瀆所願恪共於職業以圖趨赴於事功其如睿眷之委寄雖隆人情之玩弛已甚微臣固堅必葺之志敵勢寧免叵測之憂矧連兩道而事力亦浸難支儻不籲陳將致敗闕欲望陛下曲垂睿鑒俯念愚衷爰飭有司檢照屢請特與祠祿俾釋蚤蝨之負實被山岳之恩它時未賜棄捐糜軀粉骨誓圖報稱

再乞祠奏

臣伏讀訓辭感深涕泣竊念臣身為疆吏世受國恩深
惟盡愚分之驅馳豈敢計私縱之利害屬香火之祈方
上而風塵之警倏聞此為何時而乃避事實緣職任所
關者至重事勢不可以復為物議肆譏人情觀望意氣
盡鑠衰病交侵不去是無羞惡之心儻留實有嫌疑之
跡雖池魚水蠏未必相及而杯蛇石虎寧得不憂少失
事機立誤軍國況部曲已視之而如客道途每指是以
為朋以本無能之人當至難處之地尚令强勉必費保

全今雖戎馬方張羽書正急固但知於竭力然後敢於陳情欲望睿慈矜憐愚悃以臣此奏下之有司早定帥謀速從請去冠纓出境臣即歸田未至溘先詎忘廉報

三乞祠奏

臣昨再具奏陳乞從祠請續準三月四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御筆朕方倚卿以寬顧憂何嫌何疑臨敵求去列城將士視卿以為勇怯宜獎率三軍戮力一心全境却敵如其有功朕不靳賞卿宜勉旃以副簡注臣祗

承帝訓兢愓愚衷竊惟兵事倥偬之時信非臣子辭避之日聖恩如此其恐負之聞命以來但知朝夕竭力勉厲將士勦殄醜類保固郊圻以庶幾上寬宵旰之慮今幸皇靈遠暨邊捷踵聞賊盡北遁諸城俱已無警臣切思前請深念後圖有如兩淮藩籬重寄頃年自與强敵應接事機少失禍敗立見必得文武威望為敵人所嚴憚中外所孚信之人付之兵柄始克勝任如臣么微一介僥倖三年致寇納侮每厪天顧臣之罪多矣中間補

直歸漏經理要衝隨事力之宜爲備具之計雖殫愚慮費奉廟謨兹兩道之封守粗全而一番之應酬幸畢竭天陳力此惟其時剏如議論之方騰已覺嫌疑之難掩皆不逃於聖鑒正何待於臣言目今伍符尺籍不陷失於前廩粟緡錢皆增益於舊本亦别無規避但臣初年莅事未久值敵大入通州素無城壁素無甲兵朝廷命之移治收拾不盡致令敵兵衝突民遭殺鹵是時合坐失守之罪嘗陳自劾不謂過蒙聖宥迨今未息人言儻

不及此祈哀君父乞身田里事難逆覩禍慮不測兼臣
方寸一動遇事瑟縮觸景狐疑憂慮所熏衰病滋甚人
情事勢委是難留用敢不避萬死薦布迫切伏望陛下
深察邊閫利害之機少全微臣進退之誼特畀祠祿以
保孤蹤使得尚為全人它時別聽驅使銜環結草誓報
隆恩

乞給假尋醫奏

臣不避天威輙伸危悃臣本無能解誤玷繁方近以蹤

跡難留事勢當去已具見于丙祠之三牘不敢重述緣臣自蚤年徧歷襄蜀江淮幕府驅馳險阻衝冒風寒連年當此重寄備殫勞苦百憂熏心久得怔忡麻痺之疾比因思慮過度證候益深數日以來半體不仁筋脉拘攣心神驚悸握筆書判不能强成疾勢如此甚費醫療豈堪尚任兵柄又念臣平時自知分量常懼滿盈去春敵圍壽城兵勢危急臣露香籲天願盡削祿算以保孤城臣之此言天地鬼神聞之冠退朝廷寵以文昌之秩

是以五疏控免不敢祇受繼而迫於上命且以大化更新之始聖諭勉厲强顔復留今日之疾意者福過災生天降厥咎臣若不辭榮避寵則殞身誤國死不足以贖罪臣既不能任事兩道應接不可一日曠官除已將淮東制參兼淮東運淮西制置使司牌印職事牒赴添差制參兼淮東運判張等時暫管幹揚州牌印職事牌赴揚州通判田文虎時暫管幹所有三司及揚州財賦亦截自此月十五日攢結帳狀牒發付各官交管外臣今

乞朝廷收回權兵部尚書告命仍令臣照緣邊主兵官具奏尋醫條令給假一月歸田尋醫伏望睿慈宣諭大臣特從臣請俾得暫釋重負安養病軀少延殘息不勝感戴隆天厚地之造

乞罷黜奏

臣近以疾患祈照緣邊主兵官具奏尋醫條令給假醫治今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臣聳聞威命倍切戰兢伏

念臣冐膺兩道之司跨涉四年之久屢招寇侮莫捍人言比災疾之交侵緣憂思之太過初非患失亦豈辭難寧恐負於主知乃甘為於朋附盖臣先時多慮臨事寡謀徹桑未雨所可驚心同舟遇風不宜掣肘懼弗孚於中外將上誤於國家此其致疾之繇爰有予寧之請所祈靡遂厥證益增氣體若是索然精神為之憒甚養痾未去任責奚勝伏望陛下曲憐危迫之私終賜保全之造以臣有違朝命特從罷黜亟謀閫帥以保封疆不勝

宗社之幸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奏

自天錫命無地措躬臣竊以邊閫罔功淓引祈退清廟列職忽玷誤除佩睿眷之特隆撫愚衷而增懼伏念臣憂心熏灼病體支離比五疏之陳情冀九重之從欲宜黜而陟非惟失公朝懲勸之宜求去得遷亦豈安臣子進退之誼況當席藁俟罪之際猶在衆藥養痾之中儻重寄之尚堪奚美名之有待觀瞻正此共屬心迹何以

自明其或承休不幾要寵伏望睿慈下有司檢會臣今
月二十六日奏陳事理收回新命仍免舊官庶不累於
殊知獲少休於殘息生全罔極銜戴何窮

辭免除刑部尚書奏

自天錫命無地措躬眷常伯之眞除迺公朝之異數必
以待禁闥納言之彥非可爲邊閫賞功之官況臣本之
微勞僅逃曠責屢丐閑而未遂蒙進律之已多攝長戎
曹寵榮旣極躋班憲部分量愈盈適以重小人負乘之

姦豈能稱大刑兵甲之用偃然而受聞者謂何將福過以災生懼恩隆而報寡徒貽顛隕上負簡知伏望睿慈收回成渙庶安愚分以穆師言

再辭免奏

臣誤被眞除已慚叨竊欽承温詔愈重凌兢洪惟九重東眷之至隆顧念一介幹方之何補比祈閒散正懼滿盈丁寧上旨之諭留黽勉邊防之因任幸逃百謫敢望再遷雖進退之際宸衷之激勸寓焉而辭受之閒愚臣

之趦趄益甚儻遽膺於寵渥終未穆於僉言伏望睿慈俯憐忱悃亟從寢免曲賜保全誓竭孤忠仰酬洪造

三辭免奏

命出於再君上之殊知瀆至於三人臣之大戾況真除於憲部將假寵於閫垣簡注若茲祇承敢後但臣退未能遂陳力就列之請進無以效折衝禦侮之長事會無窮材智已竭若使勉而就職猶懼弗終儻令冒爾叨榮是益其疾趣之銷印端在轉鈞伏望聖慈特垂睿聽收

回成命全護孤蹤永銜海嶽之恩誓竭涓埃之報

辭免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奏

照對恭準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二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李某且與叙復元官職與宫觀并準三月空日尚書省劄子三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李某依舊煥章閣學士知靜江府廣西經畧安撫使宋慈除直煥章閣知廣州主管廣東經畧安撫司公事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所有復官職與觀察指揮除已於今月二十二日

望闕遥謝祗受訖乃若新除恩命則伏念臣一介疎庸百無能解向蒙推擇嘗任藩宣無補事功居多罪戾兹連歲獲休於閑散頼上恩曲賜於保全冷灰敢望更然鉛刀豈堪再割忽頒紫綍俾復青氊予以祠官已為過分畀之帥閫實愧非宜大懼顛隮有辜拔拭伏望睿慈收回成命庶安耕鑿嗣效糜捐

再辭免奏

恭誦訓辭感深肺腑竊惟不以一青棄者聖主使過之

隆恩猶以再命辭者愚臣量能之微分敢殫危悃瀆
睿聽眷桂林雖介於南邦自戎諜間通於西土每聞憂
邊之論謂當托裹之防茍非諳山川道理之宜疇克任
屏翰藩垣之寄如臣者至庸弗穎已試罔功雖粗守於
忠忱本絕無於智畧聿懷往咎甚負殊知意此生草木
之與俱豈敢望天日之再見不圖抆拭未忍棄捐復秩
予祠寵渥之已隆起家作牧夢想之不及矧惟兹郡舊
有先塋以私心固願於速驅顧綿力不堪於重負儻一

出而曾微報國之益縱百謫而已累知人之明不力控陳大懼顛隕伏望曲回乾斷寢免渙恩俾無進退躊躅之憂實拜終始涵洪之造

三辭免奏

臣猥從譴籍驟被恩除君命有嚴祇承惟謹自不當上再三之瀆第以臣連年衰病壯志凋零往時更歷大概廢忘自揣精力如此豈堪再備驅馳況今右廣爲國後戶承平百年之相習遐荒萬里之難窺覘罅漏不容闕繫

甚重必威望之素著庶牧御之克勝臣僅知曲謹小康初無長算遠識雖食芹恤緯不忘報上之念恐慢藏負乘或貽致寇之虞冐昧策蹇一行固不敢憚國事所在將誤推擇用是不避繁縷游伸懇辭伏望聖慈特垂睿聽收回成命且令臣退奉祠祿少安愚分它時未塡溝壑嗣效涓埃

辭免徽猷閣學士奏

臣聞命渙頒撫躬震灼重念臣一介庸陋世受國恩東

西惟君所命不敢辭難除已於當日望闕遥謝祗受
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恩命外但臣昔雖屢官襄
漢時異事殊頃者五年淮壖心勞效邈自投閑散絕望
驅馳比蒙起廢以典藩方勉扶衰而度嶺僅閱十月無
補一毫不圖柬在於上知乃畀仍膺於邊寄正恐粉骨
糜軀之無所今當鞠躬盡力以何言惟以臣游更災患
之餘頗覺寵榮之過儕名二閫晉職兩階在聖恩雖示
於優隆於愚分實虞於超躐輙忘嬰瀆用敢控陳伏望

聖慈俯鑒眞悃收回徽猷閣學士恩命俾臣服西班之
舊職往南紀以來宣候延見於軍民容條陳於利害

再辭免奏

臣恭讀訓辭感深肺腑顧惟愚臣曷堪一割之用特假
天寵俾作再鼓之衰亟合祇承詎當洊瀆第念臣智小
難任福過輒災戍淮雖五年僅逃失律入嶺未一載何
有服勞觸暑來宣防秋不遠地介二長而規模不可以
驟狹技呈百短而觀聽正恐於弗孚方仰思鴻龐覆載

之恩未知效犬馬封疆之報瓶罍至眇其敢取贏尺寸
稍踰殆將敗度用願仍於舊職冀免錫於新榮伏望眷
慈俯矜真悃收回嶶猷閣學士恩命庶安愚分以穆師
言

三辭免奏

臣一介迂疎之迹連年災患之餘絕望恩榮謂木俱腐
游膺委寄猶厭復然允為千一之際逢豈敢再三之辭
避實以自知甚白常恐取數過多楚弓之得人以為華

塞馬之歸已益增懼茲戍役甫更於閱月覺精力不及於壯年况以司存較之近比上下流之憂責雖省且分南北屯之應酬則今猶昔若事力願祈於寬假如名稱已極於僥盈聞庸弗稱寵或過之興議所臨咎之招也用忘塵瀆疊以情伸伏望聖慈特垂睿聽念臣正切勉勵赴功之志初非尋常具文之辭俯狥忱祈收回閤學成命俾臣安心疆埸圖報涓埃不勝幸甚

辭免平黎轉官奏

臣迂庸無取叨忝已多頃嶺嶠之來宣適島夷之弗靖
幸而底定何敢云功其在將士雉兔之獲固有所希猥
為帥臣蛇雀之報此豈足道遽加陞進允謂僥逾儻拜
命以靡辭實捫心而有愧臣敢輒伸愚悃上叩睿聰頃
瓊州守臣顧孺履間寇而疾馳渡海到官而協力平蠻
既前勞備著於撫綏矧後患方資於消弭匪加優厚曷
示激昂臣愚欲望聖慈收回臣轉官成命仍乞以上件
恩賞特與顧孺履轉行一官庶幾慰孺履之心亦可作

瓊人之氣

辭免寶文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奏

臣今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三日三省同奉御筆以襄樊兩城復舊除臣寶文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兼職依舊臣聳聞恩命倍切戰兢竊以晉延閣之兩階所以示其命維新之渥加使名之一字所以寓復古則大之書必有功乃膺見知顧何勞而敢冒受臣所守一實别無他長粤由舊夏之來荆首奉廟謨之在峴課效

期於年歲聖言炳若日星勉殫經營冀副委畀不暇一
身之計輙犯衆論之難賴社稷有靈暨將士僇力境成
七日之復捷奏六月之師雖城隤池荒僅克披荊榛立
官府而天熱水泛幸能辦糧糗弭寇戎此猶蔡功之惟
斷乃成敢謂沂城之不愆于素奎章過獎璧府躐升自
惟以艱苦之蹤豈敢作蘧清之夢況兵事至危常勝正
貴於慮敵而道家所忌取數不可以過多忝竊弗辭顛
隮將及欲望聖慈俯矜真悃收回綸命以穆輿言所祈

三軍優尺寸之恩即是一介被丘山之賜

再辭免奏

臣伏讀渙誤愈深震懼竊惟復朝廷之故土此自關宗社之有靈為天子之從臣豈當先士卒而論賞眷兩城之就緒於一介以何能執戈荷鍾暴爍日之中挽繂連檣觸洪濤而上不憚犯兵行之險皆知服王事之勞獨被寵榮寧弗愧靦兼臣初無希進之念不過見義而為惜日疚心百憂正集貪天為力衆睨謂何矧功名之會

難居而福禍之機相倚驟加振奬非示保全玆丁寧雖佩於聖恩而傴僂敢伸於愚請伏望陛下察臣眞悃憐臣孤蹤收回新綸俾仍舊貫謹承大訓益厲後圖

三辭免奏

臣寒微邊吏肅奉宸綸瀆至再三罪當萬億本不應游有干紊實緣此賞由復襄而命時論方以復襄爲疑疑者未孚賞豈敢受伏念臣本無能解粗歷險艱去夏桂林蒙恩易閫恪共就道不敢辭難好逸惡勞情豈相遠

始奉經理之命備罄展轉之思儻為身謀宜俟他日一
則以祖宗故土國之西門聖上一飯不忘期於克復大
義所在臣子有不容擇利避害者二則京湖沿邊諸城
十五六年付之榛莽彼此視如棄地去春既城古郢已
啟敵心所以有李幹臣欲用五千人來據襄陽之報臣
慮彼果出此我無寧日縱欲以兵取將襄中如漢中矣
此臣所以不量愚力勉奉廟謨也其實歲月未久水潦
洊更取辦於空虛圖成於倉卒將以淳祐後之兵額漸

當端平前之邊而不取固有前慮取之又有後憂今雖
故壘粗修秋聲已動自備荆以至於備沔而慮郢抑甚
於慮襄事關封疆憂廢寢食煢然孤立犯此衆難思淑
其後之未能豈大厥官之敢望臣忝聯從列亦既十年
災患餘生寵榮已極過加取數必致速辜其爲控辭實
非文具欲望聖慈收回新命俾臣獲安愚分畢力邊防
免費煩辭上觸威聽臣不勝幸甚

四辭免奏

臣聳聞戰慄不當更瀆天聽第臣彌旬思繹申命優隆不特小己之所未安亦於大體而有所繫蓋廼者城襄之役雖由宸謨果斷於上將士僇力於下而規模講畫實出前人犄角牽制允賴鄰閫臣不過奉行文檄調度兵糧成事本亦因人何勞而乃受賞兼竊觀朝廷十數年而來每重邊鄙二三臣之責率因歲滿例以序遷同升乃文子之宜先登豈考叔之福哆然弗揣識者謂何又況寵榮之過廼災咎之招事任之艱已智力之竭方

秋而正當牖戶之備及春而且上丘樊之祈不力控辭恐負柬拔欲望眷慈念此賞有關於觀聽察其言盡出於肺肝不嫌涣汗之囘俾知艮背之止庶安駑役庸荅鴻私

五辭免奏

臣竊惟上命已四辭而弗獲邊臣當九頓以是共揆分未安陳情難已葢召役則往役特報國之小忠無功為有功乃欺君之大罪以若孤危之跡曾何奔奏之能經

營告成皆將士之力封守無警實宗社之靈方懷懼心
敢有矜色論者正責以持久保終之義受之何以逃貪
榮好進之譏況臣甲辰復壽粗嘗披棘之艱乙巳修泗
頗收徙薪之效是皆職分詎足言勞得三邊之門戶俱
安則一介之田里可遂不啻足矣豈過望哉敢持對越
之寸衷冀免僥逾於尺度伏望聖慈檢會前陳收回新
渥實拜生全之造誓殫報效之圖

六辭免奏

伏念臣一叨恩渥五瀆天威懇辭已窮俞音尚閟自知稽違上命宜在誅夷不當再有陳請蓋緣復襄一事雖勉遵廟算而召敵怨貽衆憂不量已力臣實犯三不韙方懼有干邦刑豈敢上希賞典況葺兩壘已踰半期三軍尺寸之未沾微臣涓塵之何補寇方在境勢必窺城臣獨受官士將解體兼不止一端之關係已見於累疏之控陳用是只得痛瀝愚忱再祈淵聽伏望睿慈察其真切亟賜收回成渙以穆師言寇退許從歸田即戴乾

父坤母生全之造

辭免除龍圖閣學士奏

温旨春頒微衷夕惕竊以綢繆雨户乏課效於南邦襞積霧圖冠班聯於西序凛孤蹤之菲陋叨衆雋之茹連祗被上恩亟當下拜實緣臣弗量民蟲負已類鼠窮比觸威霆累形敷露蓋一枰之相對勢宜解而再鼓之旣衰敗是虞政期舊賞之收回詎敢新榮之覬望宜黜乃陟不特公論之未穆辭早居高抑非私心之所安聞其退

也故進之受而是則前非矣洪惟公朝鼓舞人物固示
於勸奬將俾臣子砥礪名誼盍遂其安恬用瀝愚忱晉
干睿聽伏望離明之洞照毋拘渙汗之已行檢會前陳
特寢新命免犯息侯五不韙之議願堅叔孫一必葺之
忠永言糜捐以圖報塞

再辭免奏

臣誦睿訓之丁寧撫孤衷而寅懼洪惟王正肇始聖化
俱新泰内彙征所以登衆雋師中錫寵所以勸有功臣

以何勞名在斯選比叨前賞已荷上恩祈反汗以靡容
甫鞠躬而下拜復加獎厲詎敢欽承臣聞羊祜固辭南
城子産不受鄭邑古嘗有此類亦許之儻一朝榮已以
弗思是累月陳情之皆偽興言遐慕有靦厚顏而况寵
數之極分量之盈憂病之并精力之竭疾趨而不止將
蹶盛名之所忌難居不避柰煩溽布懇款伏望垂蓋高
之聽推從欲之仁收回新綸俾仍舊職庶辭受獲安於
前後而保全實賴於始終誓竭涓埃圖報海嶽

三辭免奏

臣受任兩道閱時再期曾尺寸之罔稱蒙綵綸之疊畀

君命則拜臣子當然為是累辭幾於太瀆實緣分量各

有於限止材品不足以擬倫先諸將而賞受之已覺於

汗顏同二閫而升凛然豈堪於踵武馬書五而僅之於

畏謹龍點三而過示於寵榮弗稱所蒙豈得不懼用循

牆而蓄縮爰蹐地以控陳伏望聖慈特垂睿聽收回渙

渥庶穆師言誓竭報圖期副委寄

乞休致奏

臣不避天威輙有陳奏臣聞諸葛亮有曰凡事難可逆覩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自古人臣事君知盡瘁於大義之所當為而不敢必成功於天不敢務求全於己亮之經營王業耕戰渭上為久駐計豈計其身之不能久哉而食少事多卒隕敵料臣誦而至此每切惜之是雖至愚不肖無能為役而服習其言竊願企慕伏自綴名仕版踰三十年東西奉命奔走崎嶇險阻一不敢辭避

茲蒙陛下拔拭再用待罪未久輙犯度德量力之戒以
荆州一城之備自郢而襄樊諸城經理之幾若昔人所
謂士稚捍其一征西禦其四者重以連潦之後佃漁收
薄鹺茗利去公家激勸征調百費繁興一毫不可損焉
黽勉支吾兩載亦有天幸不至乏絶然黔驢之技則竭
矣捐軀以報固臣素心陳力不能豈臣敢請實緣憂思
薫炙疾疢侵陵厥證外强而中乾大懼前跋而後疐臣
去家整三載雖中閫婦稺凋零身染炎瘴未嘗敢萌私

計近揣心力弗逮政擬丐閑倏聞人言傳謂臣死貢朋
形之訪問都邑至於駭聞不知此聲何自而得臣所任
者上流之重況其與勍敵為隣深慮咎譏先形幻身難
保臨期誤事上貽顧憂載念臣素揆不才久願知止昨
歲在已亥辭除淮西總領歲在壬寅辭兼淮西制使皆
嘗具有公牘乞致為臣皎然此心不在今日所幸日前
春哨既退秋防尚賖正當新三軍之精采重兩道之事
權用瀝愚衷千溷淵聽伏望聖慈俯察真切宣諭輔臣

改畀閒寄令臣以本官休致俾之退安微分厭勝浮言
不勝公私之幸

再乞休致奏

臣祗承明詔銜荷洪恩靖惟被命以護師誼合鞠躬而
盡瘁實緣經營新復備多力寡而荆之事任愈艱於昔
酬酢多事才綿責重而臣之精力不逮於前以不逮之
精力當愈艱之事任大必誤國小必殞軀或者見於未
形正亦言之非過臣前年苦瘴去歲病衂固有憂其難

療然自保于無他尚可以支不敢有請今則關尺診而
色證俱病方寸動而夢寐靡寧雖他人視之起處無異
平日而中心惴若痛痒祇可自知不亟呼天必至墜地
用敢不避再三之瀆瀝布愚悃上觸天威伏望睿慈憐
其衰鈍鑒此忱恂許令謝事以歸田别選當才而分閫
豈特微臣之幸實國事之幸

乾隆御覽之寶

可齋雜藁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郝祚熾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